



貽厥編

服部文庫
417
2146



117
2146

自序

斯書也。土苴耳。其言詹詹。不足稱於大方。遺
之子孫。傳之家臣。予之志也。夫君長通蔽。貴
賤常態。人人所觀而識。五尺之童。猶能言之。
而諄諄然者。恐或忽於近也。亦唯鄙俚猥瑣。
可謂如兒戲耳。乃至禮義忠信。育才治國。則
千古聖賢所盡慮。而

先考亦述之。予復何言。是以取於斯矣。亦豈

則屏錄 自序
誠于有位云乎哉。嗟說道不量。屬文不巧。沾沾自喜。敝帚自享。予尚媿之。獨此詹詹者。而後甘笑於識者云爾。天保庚子夏忠榮識

叙

修己以治人。執古以御今。自其非能修己執古。未有能治人御今者。政之所以難也。其修己執古。非學不能。故古者勉于學焉。曰。小人學道易使。矧卿大夫士供于天職者。矧方六七十。若五六十。所謂邦者。君之而南面者乎。苟其不學也。牆面莅事是煩。豈啻煩。不戴髮含齒。而呻呼於國者。倖也。而猶且曰。有民人

有社稷。是故惡夫佞者。自吾非聖人也。篤信好學。成德於己。而後取之。左右逢其原。庶可無大逕庭也。夫政有小大。俗有古今。道與時污隆。或曰。今迺今已。今而反古之道。災必及其身。沾沾涼涼哉。多見其不知量也。而又爲今無益。而一切從事于古。古則古。然陸行可舟邪。水行可車邪。事固有不行也。乃執一廢百。所謂刻舟膠柱者。不免於夏蟲疑冰矣。故

執古御今。是爲得之。世之稱經濟家者。何限有恆言僉曰。天下國家。其談也靡靡炎炎。終日而嗑不噎。若傍無人然。乃夫冉季二子。必將盱盱睢睢。屏息而從之後邪。焉能與之抗衡而談政事哉。讀其所著之書。蓋文矣哉。辯矣美矣。然其人未始蒞于一鄉一邑。殊不知利于此。害于彼。得于彼。失于此。空言自恣。無所不可言。則無所不言也。雖美言可市。靜言

用違。其奈天下國家何。爲之難矣。言之得無
訥乎。尼崎侯之學。實期於德與政。思茲在
茲。出茲在茲。其有不通。則靜默思道。幸而得
之。書以記之。樂以永年矣。此書也。侯豈不
謂爲政以德。則孔門之教具焉。書之用文爲
貴。則諸子百家在矣。又何尚焉。亦唯邦殊俗
俗異古今。政之不同。可以寬。可以猛。可以示
儉。可以示豐。有所先。有所後。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噫。侯由其俗而察其情。誓於古而謀
于今。德已成于內。而政亦治于外。與夫引繩
古今。圓冠方履。逢衣白面。以文爲夸具者。天
淵之異矣耳。亦唯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侯
之志矣夫。侯之志矣夫。

天保庚子晚秋

服元濟撰

文明之化。浴雨露之澤。其可不治家國。以
答深仁厚澤之至恩乎。予欲述政之蔽。以
示子孫。以代弦韋之佩焉。於是乎諸卑近
之事。先揭弱蔽。次以強與逸。庶幾詒厥燕
翼之義乎。若行文之拙。舍而不問云。

邦君柔懦。示寬之甚。大過不督。大奸不罰。則
下欺詐。而狎習焉。臨下以寬。罪咎不罰。而民
畏於斧鉞者。明主之事也。豈庸主所能企及。

乎。亦醜婦之傲。顰者耳矣。如此則左右諸臣
咸不恭。曰與其患不獲於君也。寧患於大夫。
至失敬於大夫。大夫罰之。必稱君曰。以吾有
一日長乎爾。君命位於士民之上。君命之所
在。而輕視焉。則無君也。無君。可也。孰不可
忍也。我豈敢私乎哉。君之無威。唯大夫之爲
聽。則大夫擅賞罰。私政教。其言於君者。亦唯
大略耳。故君不記治亂。不解下情。不知賢否。

則辨是非。有罪不能罰，有善不能賞。愈懦愈弱，而大夫之權成矣。故左右之臣畏大夫，甚於君。其事君也不忠，是無他故。微也。君微則無恃寵之臣，或先為社鼠城狐者。於是反抑損，何則？社傾城壞也。弱以朋淫，則大臣易位焉。恃以諂諛，則大臣側目焉。故能惴惴焉。列國之大夫，權貴之門，為政出令，不問善惡，因循舊政，而使君不聽，故君少長於婦人。

之手。坐卧於深宮之中，居常昏昏，目不視先王之書，耳不聽賢人之言，不知人情，不辨是非。端坐受羣臣朝，自以為君也，而不學之大庸愚之士，見而寬之，聞而仁之，是有君之名，而實偶人耳。夫如此，則雖柔順無逸，時有嘉言雅行，臣下無知之者，其知而匿者，細事已。曰：某有若過，某有若失，請罪，不報其於大夫。居常謙遜，遂至曰：君畏憚執政，不置，故至。

於勞來賜予之微。臣下尚知其出於君意。若其賞罰黜陟之大。則以爲皆自執政出。故恆言曰。大夫不好酒矣。故酒令常嚴。大夫好射御矣。故善其技者進焉。當此時。大夫諸有司有免黜者。在下皆曰。彼人有才。同僚相比黨。退之以逞曰。君之恭儉遜。大夫不察焉。身襲錦繡。口飽膏粱。貪財賄賣。賞罰罪莫大焉。於是設嚴酷之法。則又曰。亦大夫以苛之不

已也。或君實患之。設寬政。則亦曰。大夫欲馳己之虐。之不已也。憚衆之毀。嗾我以甘。也是不學大夫。以無見君意爲威。遂使下知政皆成於大夫也。是以誹謗雖不在於君。贊美亦歸於大夫耳。君弱而過於謙。則賞罰皆歸於大夫。則大夫諸有司不從於己者。使在於君側。君有所欲爲。巧言飾辭。証陳不利於君前。則君亦不得不止。遂爲之置意。或自奮出

命大夫非矯之之難知下之毀譽皆在於己故不必矯大夫之意無一不行焉然則謂之為大夫役亦不誣也是君以謙遜為大德不知禮經之蔽也傳云儉德之共也夫儉節衣服飲食宮中之用似易實難而君能為之然弱之甚惟躬為之不能禁大夫之驕奢則下亦不化耳如此者出入司促嚴憚大夫不能豫遊不能從好其究至忽文武矣夫文武不

可闕一者也而為財不為雖憚大夫之甚乎聞亦至矣雖則無社鼠之臣而有僭上之家使人咸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不可不察也

強蔽

邦君剛強而好自用則事多就於左右便嬖之手不由大夫政以好惡偏矣乃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便佞之士用焉直言之臣退

焉。於是乎左右便嬖。巧言令色。莫所不至矣。侮慢大臣。舞弄長者。遂至使君陷於驕奢淫逸。乃大夫欲藉其莠而去。則憚於君奮然發怒。則君辱身死。故夫佞者益悅。君之耳目和。君之顏色。據其腹有之。出入揚揚。以為唯得於君。事莫不成也。故視大臣猶小吏。倨倨威莫之與。京譬諸社鼠城狐。出入於城社。食人黍稷。人欲浸之。則浸於城社。欲灼之。則灼於

城社。使其縱橫焉。是皆君好自用。不敬大臣。以驕奢強暴為威也。書云。好自用。則小豈唯小邦之喪亂。可立而待也。夫如此。則下民騷動。怨望大夫。皆曰。何大夫之縮朒。不能強諫。有苛政。猛於虎。使我至於此極也。大夫豈少乎。唯懼罪之甚。一人不諫。其心雖知君之非。然猶罪大夫。其或寵大夫。以君命逞己之志。亦不察。以為出於君。既漸察之。尚見君任之。

而不移曰。何君與大夫爲虐於國也。君猛則大夫我躬之不閱。不遑憂他。恆恐懼於免罪。遂嚴憚於左右。於是乎使左右便嬖。愈得馳其虐。專其請謁。亦勢之必至也。得於此者。進失焉者。退衆競求媚不已。所畏在於此。不在於大夫。是以朝有五阻。而善人不得進矣。君唯慢遊是好。放蕩無度。或愛馬好騎。非以爲馭也。畜養交易。以射重利。以供婦人玩好。宮

室臺榭珍禽竒器之費。酗于酒。淫于色。唯婦言是聽。是用女謁盛於內。而賢人攜於國。便佞嬖頑童昵。其在內。則溫順柔嘉。妄賜予居。朝則強暴嚴酷。猥用刑。以爲人君之德也。非不知所惡之有善也。以其所惡推之。是以善良有功者。輒得罪焉。非不知所好之有不善也。以其所好推之。是以內豎嬖妾。及其所進者。皆輒得賞焉。凡是皆猛勇多才。好自用也。

可不慎。諸書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逸君

有不弱不強，抑損委人者，其抑損也，非退讓而然矣。欲縱其欲，故抑損飾外也。其委人也，非知賢而委矣。妾妓玩好之蕩情，曲藝末技之悅心，朝夕寢處，心在於此，而不在賞罰。故委政於人也。愛左右妾妓，故多嬖人內寵。欲

樂以永年，故大夫可憚者，則寬待悅之。以及諸有司，是以有諫者未必拒焉。則左右嬖人亦僅示威而已。要之不問治亂，不察下情，唯耽樂之從者，也是之謂逸君。如其下情，率與弱君類。

協和

政在擇人，任賢任賢，則下無遺材。下無遺材，則上下和。故政治國安，不任賢則諛臣進，諛

臣進則人不自安。故政亂國危。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在君與大夫乎。大夫。國之柱石也。柱石脆則室家傾。大夫弱則國微。國微則下相爲黨。下相爲黨而國危。故大夫不可無威也。過於威則偏於權。強兼弱。大乘小。於是乎求寵祿者相望於門。乃權臣欲顯己之威之急也。舉附於己者。如將加諸膝。至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雖曰不欺君。吾不信也。彼亦上

挾權貴之勢。視大男子。僅如嬰兒。乃至僚朋之弱者。不能和協。不能獨立。阿諛苟合耳。乃見有善人欲舉之。則彼不肯聽。於是取其所悅者以言。則彼陽爲不然者。然心之所愛。終言爲可。亦唯終令弱少者阿諛苟合也。言而不議。臨事相讓。不違是務之謂同。非余所謂和也。委一人僚朋總己而聽焉。言不違而無廷爭之謂阿。非余所謂和也。切切惔惔論過。

責善爭於公。順於私。相愛相養。相輔相成。是之謂和。爭於公。苟無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則論尚堅白。辯若懸河。是非駁雜。唯恐吾言之不聽。終至含翁訛訛。謀欲譖言。則以公事為私。之謂各以心為心。如此則國危。小人之為質。能言能訕。以此觀大夫有司。無所不言矣。夫大夫諸有司之執事。不讓任臆而行。或有屬官聽於己者。即不顧左右。任口言是。

非析毫釐。則小人輩相謂為智。若謹慎者。屬官聽於己。乃謀於僚友。思念而後析是非。則小人輩謂為遲鈍焉。知謀於僚友者。信不智乎。任口而言者。信智乎。下之毀譽。亦不可不察也。夫大夫之所以為大夫者。言稱詩書。行由禮義。見君之善。雖小則顯諸國。見其不善。雖細則隱諸國。但其不學也。見其罰有罪。以為暴見。其宥有罪。以為寬。以此稱寬隱暴所。

觀異而所稱隨異不亦過乎。政之要在安民。安民之本在賞罰。賞罰也者民之柄也。故賞罰當則賢人進姦邪伏。國家安富蓋一物失理則民無所措手足也。賞罰始於大夫而後行於下矣。大夫賞而不罰則下不信不服。君子有小過。小人有小善。大夫不得無過。今之君子惡過之顯於衆也。必文必遂。固不知孔子曰過則勿憚改也。夫大夫衆之望也。國之

紀也。政所由廢興也。故所守不厚則下不行。所禁不固則下不止。守不厚禁不固而厚責於下。由不教而責其成也。豈可得邪。小人之諂諛便佞唯色是視。則不斥稱大夫之過。是以其自視滿然不省。以爲無過。故糾過賞善。君也。格非補闕。大夫也。糾過賞善而大夫不疑。格非補闕而君不疑。而後始可言和。已有過自上糾之。則以爲失大夫之威。是何心也。

貴名利也。貴名利者，常狐疑於心。如晏平仲可謂棄名利也。大夫有權者，言多行則小人輩多歸之，乃己亦徇名利，欲其言行益顯，故其所言欺君誣衆，百計成之。或與同等言，他在側則詭辯慢禮，以威加之，故小人輩求膺仕者，畏其威，阿其權，奔走供命，於是常啗以榮達而會如其言，則小人輩愈信且畏。曰：某大夫權而威，黜陟皆出其意，不悅於彼，則

不獲於上，其親戚義故出入其門者，爲衆所選而進，則復曰：某之所陟也。夫選舉豈一執政所能爲乎？然小人輩如是其聒，且曰：假令大夫之威權至，親戚義故則不能獨舉，然同僚相阿黨而成之，是以比比奔走供命，政之柄不得在一大夫，一人執其柄，則邪慝傲慢不期而至，至而成一人執柄而不驕者，其惟賢者乎？故有同僚而盡規，補過事不紕繆，而

政和豈惟大夫然至小吏皆然今之吏相爲同僚也言而不違退而誹謗或忠信之人厭之不樂者則輒譖之不可不察也其好譖也既譖一人又譖一人而不知譖己者又在後也亦猶螳螂與黃雀相譖如此殆虛其官則能巧言令色者得獨全矣於是取侗者以充官則己既施恩且爲之長乃後之侗不得不唯唯聽命焉况敢譖乃邪慝傲慢惟己之所

欲也勢則然由此觀之相愛相輔則身全名存苟譏邪以爲心則身死名滅可不慎諸有邪慝傲慢逞己之欲者僚友不盡規則尸位素餐也尸位素餐者不可以膺仕矣有進言者宜先賞之賞之則勸不然大夫諸有司以己之意斥之謂害于某事或罪其人謂誹政不敬也詆大臣不恭也如此者不臣莫甚焉夫取言可用則用之苟數其所杆格則不一

而足也。故舍小害而取之。則大言終至。大言至而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所言有杆格而不可用。其事不可稱。則已。苟可稱。則詳說之。使其知焉。庶幾不使失意焉。夫疑亂之階也。大夫不先去。則下狐疑。至大夫之不良。惟有隱無犯。君出賞罰。則疑有內奏請謁。乃君亦觀其所選舉。而疑有所比周。如此則君臣相疑而不和。姦邪顯榮於上。而賢良隱蔽於下。

傳云。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

納諫

說命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明主。有赫赫之德。而待諤諤之臣。其猶病諸。况今之人。不有諫諍輔弼之臣。雖僥倖國不亂。猶之郤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愚闇之君。自用自用。則唯唯之佞。進而諤諤之忠。退唯唯

則
之佞進而諂諂之忠退則耳不聞善言與聾
無以異焉是以益愚闇矣為人臣之道見其
過則規見其惡則諫見過惡而不規諫是之
謂不忠之臣君自用臣不忠天下之至危也
古者諫有五義各異其方管晏之屬能諫其
君亦不出五諫難矣哉為諫也無論君之柔
順易諫至其剛強好驕奢淫逸知不可且為
之曰人生如朝露見晞則消胡不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即壤土矣故其智足以飾
非辯足以禦諫矣是以諫者諷之猶且未能
使其心降也何況直與正乎世之小有才而
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有恆言曰孔子以諷諫
為善又曰信而後諫直與正難矣哉仕者不
悅乎君則不信不信則不能格其心之非也
予待其信而後為之是其難之至矣假令始
執其志既悅於君則寵光至寵光至則驕至

於是乎無復他顧之意。始之所執者移矣。乃與便嬖無以異也。大抵諫之術。惟惡之責。而無時稱其善。則君心忌。故聞其履聲。見其衣冠。輒以爲復謗予也。心有物而諫終不容矣。是故或稱善。或言過。而後諫始行矣。世人謂稱君之善。嫌於諂諛者。不思之甚。豈可拘拘哉。孔子曰。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不行諫。亦無益矣。諫之爲

道難矣哉。唯度主而後行者。聖人之教。不易之典也。豈待言邪。

揣情

下之於上。能毀譽有人於此。其一人。大夫之族。若朝夕其門者。其一人。非大夫之族。又不朝夕其門者。而年兄弟也。才兄弟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皆兄弟也。上擢其一人。充顯職。大夫之族。若朝夕其門者。則皆曰。彼實有大

夫之援而然。此年非少於彼也。才非短於彼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非劣於彼也。然以無援見擯棄。又曰。大夫豈得獨舉彼哉。亦唯僚友相比周。而推然人固非附於青雲之士。亦必終窮而已矣。他微細之政。皆莫不相言。以爲談柄焉。是小人之言。無足用焉者。雖然。若有如此者。年才道藝皆兄弟。則先舉非大夫之族。不朝夕其門者。庶幾下能絕望於諂諛。

焉。而以親於大夫遺之。則或將遺材焉。不可不察也。若有賞罰大夫之舉。則明布告諸下。使皆知其有若善。有若不善。不則聞其賞曰。大夫何善受賞如此。大而速。士庶人何尤爲善久爲功。大而賞未及焉。聞其罰曰。大夫何罪受罰如此。大而速。其必以有犯君之顏也。君弱則曰。他大夫妬以譖也。故明布告而知其善惡。則曰。大夫有善。君能知之。大夫有不

善君能罰之。君之明也。是以衆悅而以情歸焉。故不可不布告也。然機事貴密。則亦可以義制也。夫下民之言。不可不察也。感乎善則歌以美。困乎惡則諷而刺。夫閣老參政尚能上諸口。况諸侯之民於其上乎。詩三百多出於田畯紉女之作。小人之言其可忽。諸君大夫不聽。將日違乎善矣。豈可以言己之可否置而不問。邪。傳云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夫匹夫匹婦之言。難入於君上之耳。故務聽如是其至矣。亦敬天敬祖敬民之義也。文王任於有司而不聽。所以爲文也。豈如凡庸之主。成長於深宮之內。而不聞之比。哉。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命人各言其志。大夫至

士及委曲小吏不問貴賤長幼君命之大夫
布之當此時能毀譽者或反默如此不忠或
一言而不用則不復謂君不信我也如此亦
不忠凡小人之言志常以爲何施而不可不
知彼之所通塞於此此之所利害於彼一彼
一此有杆格者而存也是亦不得已者上之
所擇在焉而小人常失志於此故始下令曰
夫政有小大事有利害言其或不用者當不

爲棄置而怨然尚爲卞和氏之泣者不忠莫
大焉上之所好文則下常稱文囂囂所好武
則下常稱武囂囂上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
者傳曰不知其君觀其所使不知其人觀其
友君好道則文武之士茁然生好逸樂則便
佞之嬖滋蔓是故爲人上者可不朝夕於道
昵近文武良才哉

賄厥編終

賄厥編附錄

偏使

褊陋之君。惡多見人也。諸大夫白事者。不能
 常常而見。乃使一人常入白。如獨任者然。於
 是眾議鼎沸。曰。君之使人。何其偏也。況謀眾
 諮政於是乎。成偏聽。則昏。他執事者。雖忠不
 得達矣。其同僚。則始而疑。且妬。終而安。且慢。
 於是百爾使彼入白。幸無見。巍巍然。是以親

賄厥編

附錄

者益親。疎者益疎。衆議亦益熾。夫君之視臣，無如是適莫。但以其性褊惡，見人故爾。固非如衆所疑者。然其所親偏，而如威權獨專，則衆之疑不可家解。戶說則其議之不已，不亦宜乎。然而望其無議，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

衆言

大夫諸臣，君親昵之，則勸。近狎，則慢。時或咨

事問志，有隱焉者，有盡焉者，隱焉者慮於同僚也，盡焉者忠於君也。若庸主不能制馭其臣，方是時有一阻，所咨問者，若五人若十人，其志同則可，各異其志則取捨自殊。其不見取者，悒快相疑，褻狎之甚，則至問取捨，何如。何以不取也。人有常言曰：善則取之，不善則捨之。捨而怨，罰可從。不知言者之志，期於見取。一取一捨，衆皆悅服者，幾希矣。君之柔懦

則庸絲 附金
憚其有怨色。懲美吹齋也。至於賞罰黜陟。必先使其知而後行焉。譬猶門關不可斬。是制於其臣者也。

轉移

言者期於見取其志。皆以爲公家之利。故不得其言。則怫鬱不已。故舊之會。憤懣之餘。不得不時或洩之。洩者慷慨聞者亦慷慨。曰直哉言也。雖然世載言移。言與世汗隆。如子之

言可稱於曩時。而不可稱於今日。使子生於曩時。則所謂邦之司直者非邪。請嘗論之。古今得失孰知其極。古之所謂今者。今謂之古。今之所謂今者。在後亦謂之古。然則古不必獨是。而今不必獨非。假使後人不得其言。聞之者亦必曰。其言可稱於曩時。而不可稱於今日。使子生於曩時。則必能遭遇於是。今復爲古。轉移之無已如是邪。

暫假

有一有司僚屬不服雖無大不可微有惡聲而權大夫悅之將大用之執事員有關彼藉當補以僚佐不服微有惡聲諸大夫不欲為之權大夫乃曰諸大夫之議固可然彼藉當陟且有惡聲無迹之可斥試可乃已不可而黜之未為晚也則諸大夫亦不能復爭焉暫則假久則真名號一定不可復動也

怨言

有不善於諸大夫者坐事免黜則曰予不悅於大夫執事大夫執事惡予骨鯁害於己也是以為所構陷何其毒也某子有某失某子有某事我非不知鳴之白予寃焉苟白之則坐者極衆是以弗為也嗚呼何言之鬱也聖人且有過况今人乎苟縷數毛舉則誰能無過過小而不顯何罰從之且其言曰凡有言

事執事者替畱不得上達而獨此謂白則達邪。雖言之激乎。衡亦甚矣。

巧諂

人之諂諛。巧言如簧。以人主之腹爲己之心。能使之喜怒。將脫鱗介。生羽翮焉。同僚或誠云。子奚獨能諂諛。得不有睚眦之慮乎。有損於子也。無益於君矣。勿復爲焉耳。竊爲子寒心。曰。然。不有是古語乎。事君盡禮。人以爲諂。

也。子豈以敬爲諂邪。以可爲否。長揖而言。予所不忍於君也。必如子之言。則以不敬教者也。於是誠者不能復言。

文過

左右執御。朝夕於君側者。奉咳唾之久。慢亦隨生。乃時或不圖狎而失禮。有規之者。卽憮然曰。吾侍從於君。數十寒暑於茲。恩澤旣渥。是以君有小過。未嘗不諫諍於前也。念卿等

能之乎。虎穴不可入也。嚴顏不可犯也。而犯之。不亦難乎。良藥苦口。金言逆耳。古人之語誠然矣哉。一旦觸怒。身首異處。予則弗避也。夫如此者。假令立言立授於君前。人不能規之。君或規之。則曰。君悅便嬖。不悅木訥。乃君亦不復言。

議侯

衆小人聚議諸侯。何如。世有寬大坐不離茵。

者。衆人所媚事者。人皆稱曰。相公脚爐亦有諸侯擁之稱。則極安佚者。宜無如諸侯。但其起則從者在後。坐則侍者在旁。朝夕動靜。不能隨意決起。是至適無適也。若夫四時之適。則無所不適。冬則素雪埋路。寒風透肌。鄙販夫婦爭利於錐末者。窺戶促促。兒呼寒。妻啼饑。而諸侯不知也。身處深宮。鎖戶下帷。累茵列爐。尚且不足。麗酒擊鮮。杯盤狼藉。酒後耳

熱而後開戶登樓以稱快夏則使侍婢嬖妾
終日扇之冰井露臺不知赫炎朝則一月二
三朝有內給使國有承奉辦給朝事雖愚乎
復何患焉政事則大夫執事出納則度支計
吏馳馬則馬監選其良不驚曼者先試而後
御之賭則衆皆佯負疾則侍醫不去旁湯液
鍼灸女色則吳姬越娃如雲如荼所闕惟青
樓觀場之遊已一人曰四時之適在宮則然

聞之及其入朝也廣莫之堂寒氣栗烈不得
坐有一星之火何況茵褥時或無席危坐終
日然則固非吾輩所測也

多恐

凡諸侯之放恣而無勞苦者與富商大賈素
封者從其欲而至隨其求而給故所恐無不
做所做無不至酒酒漁色而恐體羸常服健
中益元之劑尚且不足鬼神禱祀百方求壯

故或風入於戶隙則恐有感冒之患微頭風
腹痛則湯藥甚力或微邪則千金自重湯藥
益力既愈之後尚猶會數醫問梳浴可否數
醫皆可而後梳浴一人不可則止乃梳浴畢
則復服藥如初又名數醫診察之而猶未安
此習逸樂無勞苦之蔽也不勞入勞其勞心
也勞於長生勞於長生者惡死惡死者至多
忌諱也曰生者不得不死哀哉予願得百歲

之壽焉百歲之壽不常有而欲之故多恐多
恐者必多忌諱也恐與勞至於多忌諱而極
矣弔人則終日鬱陶遇柩於塗則心惡之予
所謂多忌諱也若夫君子勞心於經濟小人
勞力於公事何遑患他哉

酒蔽

有一少年使酒者一老人戒其亡狀使止酒
少年恐懼止居一二月彼老之女召少年竊

俱飲會。彼老來主人喜，俱酌且勸。少年少年見彼老來，辭主人復勸。少年固辭，彼老亦嗜酒者。於是亦許少年飲，猶固辭。老人曰：「策飲今日之事，匪他。吾既許之，語不稱乎？惟酒無量，不及亂，不及亂何妨之有？終飲之，至其故態發，乃復譴責教誡之而已。沈醉酣暢而去，是酒人之常態也。」語云：「小忠大忠之賊也。」

世婚

世俗之婚也可笑。有勸焉者，有辭焉者，勸焉者，父母宗族之事也。辭焉者，丈夫女子之事也。其勸是也，其辭非也。辭曰：「某年非過長時，非甚後嫁娶，非可急也。未足以煩父母之慮焉。是何言之謬也。而世人爲稱譽，故傲顰者，亦不爲不多。是何言之謬也。若夫女子紡績之事，酒食之謀，侍養於父母，夙夜匪懈，相內之事，使父母勿復顧慮焉，則是爲養辭也。不

爲不可也。不然，惛惛偷居，徒辨說於父母宗族之前，而貪虛譽於鄉閭者，不知何義也。嗣不可乏，族務滋蔓，嗣絕族薄，不孝莫大焉。故若曰：命不可背也，時不可失也，往之吾家，有室勞矣，豈忍一日使父母不安哉？是則順也，可以爲孝。故曰：其勸是也，其辭非也。世俗之婚也可笑，雖然，天下之事不可執一以廢百矣。有人於此，溫厚謹慎，不淫於靡曼，不悅於

妖冶，當娶不娶，人或勸之，婚則不肯。如此者，勸毋固，閨閤之內必有不可言者焉。必孰察而可，夫姑之有妬心，虐使新婦之不已，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枉誣之，詆訶之，又時時惡之子之前，如欲使其出見，其並坐則直往而參，或累足步屬耳聽，而不知身之老，舉足之重，蹙然有音矣。乃婦者憂苦之不堪，請罪於婿，愬而不已，婚則上偏於親，下愬於妻，罔不盡。

傷心乃出妻以成母之志。念母之存不復娶。庶幾使親不陷於不義焉。人見其無妻。又勸之婚。不肯。其母則厭然為不知。曰。昔者子之拮据。幸得新婦。無復有尸糞之勞。而一旦至於此。於心有戚戚焉。欲早繼之室。則婚之難也。或長或短。一得一失。未嘗有適焉者。勸者唯唯退。有如此者。是謹慎之子。不得發親之惡。不得言己之志。進退於是乎維谷。故曰勸。

母固天下之事。不可執一。以廢百矣。世俗之婚也。可笑。嫉妬之姑。可畏也。

汎論上

諸侯之藩。小人之輩。官無劇職。祿足代耕。夏之日。冬之夜。相見而飲。飲而議。未嘗非祿利事也。曰。子之加秩。不遠程限。亦在近。在側者。和曰。然。乃子亦在官之久。賜采地。亦當在近。曰。某也。幸擢於某官。豈以有執事之援乎。某。

見履錄 附錄
也不幸。才力技藝與彼相若而不獲。是必以無援故也。有難者曰。政事無偏。君赫在上。諸執事豈得擅黜陟邪。曰。否。否。雖有大勲勞。不悅於執事。則隱而不達。一人曰。所望於宦者。執事耳。士官至執事。則榮矣。予倘得爲執事。將進子等爲左右。有老人矯飾外貌者。曰。夫政者。諸執事議之。言之。大夫而白之。君。君猶偶人也。存而已。故不悅於執事。則不能成其

功也。一人曰。某官有闕。誰可以充。命下。何日。曰。大夫執事。退朝日晏。其議雖不可聞。必此事也。期將在近。某也。執事之族也。某也。執事之所悅也。朝夕出入其家。代擊役賤事。取悅於內子者也。必此倫也。於是執事之族。若所悅者。實有其德。而充其官。則復曰。予旣言之。果如其言矣。某之言不中矣。觀其色揚揚。聽其言囂囂。是之謂小人。

汎論下

凡禁爲非爲邪令每一下人士必聚議之曰
令復下何如曰念將出矣果然是亦常耳何
舍有罪而唯令之數下彼豈有執事之援邪
曰否雖不有援執事不能得而罰何則執事
先犯令有若佚行豈得曲己而直入乎是以
無守者君則固不知也曰然上者驕侈無行
吾輩何獨司促如轅下駒邪一人又曰雖有

犯令者不罰而令云如聞有無行者不亦迂
乎豈如若鷹鷂逐鳥雀見犯者輒毆之哉曰
亦執事者不堪翼翼慎己也一人曰其實則
然然竊聞其言云君上必以寬爲主小過不
卽罰不改而罰也不然以刑罰爲先則聖人
所謂苛政猛於虎者也君上之不德莫大焉
有司之用心亦深矣哉曰唯唯如此何尚焉
唯令下隨犯有犯隨下依違無罰是以不恐

不改議論亦不止相視而笑。

甘交

有人於此。木彊羞爲人後。其同僚新舊相若者。所選舉已不在其數。則艱然不悅。曰。彼舉我否。抑予有佚行乎。予將請罪。意象愠怒。於是同僚陽爲忠者曰。誠如卿言。雖然策寬。君意未可知也。其不舉者。或陰重不泄。則彼同僚爲之謀曰。彼舉卿否。卿與彼新舊相若。何

有司之不察也。言之何如。曰。某不敏。不足供國家之事。某又何言。未審卿等意何如。曰。卿之不自言。固其所也。予其相謀與他同僚謀。皆曰。然是同僚所以相輔相成也。於是陰重者亦屬之。且曰。某不敏。非敢求自進。但不材在官。不釋然乎心矣。且奈爲後來法。則何飲而別。既而造於執事之門。遷更不敢前。乃避忌克之人。就柔順之人。囁嚅而言。言有枝葉。

及其歸與同僚言。傲然曰。予以某之事。極辨
說於執事之前。勿復為慮。於是同僚皆以為
信矣。故不失同僚。亦不失執事。

虛飾

凡人言有登等之寵者。與朋友言。則曰。彼何
功德致之。是執事援之矣。在朝言。則曰。某應
膺仕之選。君恩之厚。天覆地載。某之大幸也。
是其意以為彼之任過於才。何以如此。執事

之所援偏哉。外稱君恩之厚。內謂執事之私
也。人其思諸。

推情

某侯嘗問左右曰。余之與執政孰畏焉。對曰。
執政。侯莞爾笑。蓋悅其質直也。由此察焉。人
臣之情。雖五尺童子。莫出於此焉。請言其徵。
於此有人。頑凶無賴。見罪人。見其見罪。朝言
或與長上言。及之。則曰。君之明可畏。彼固其

罪。然至私相與言曰。彼亡狀。終所中一人曰。後耳。固其所也。某亦無行。亦將及矣。曰。彼悅於執事。罪不及焉。有長者在側。曰。無行聞於國。雖執事如之何。夫刑罰黜陟。君之命也。而稱所中。可以觀其情。

遇怒

有遇君之怒者。君急譴責之。則拜伏起敬耳。慎勿解說於前焉。欲免於罪。解說於前。猶救

火以薪。祇足熾其怒也。其或一旦之怒。君自知其非。不能卽改。亦唯譴責不已也。若有讒者。然則愈益不辨。退就近習之臣。徐徐申理。其無罪。必勿忤其旨。自非賢聖之君。孰能知過。隨卽改之乎。若夫近習之臣。如師保者。則纔謝其罪而已。不至叩頭。或喋喋辨之。是以終來其極。令君有暴虐之毀。獨遠臣則不至於此。

鳴罪

罰有罪必鳴其罪狀。鳴之過實則下以爲罰，輕於罪是以稱寬。鳴之不及實則下以爲罰，重於罪是以稱猛。故君強其鳴之也，過實可也。君弱其鳴之也，不及實可也。亦唯大夫之權也。

議令

侯家下節儉令，侯弱則下誹大夫，謂爲富己。

而然無益於君。至其知侯躬服節儉而出其至意，則稱其德曰：君之憂下勞心，一至於此乎。何大夫有司之獨富家而不省也。雖稱君德，然守令未如其言矣。不唯節儉諸教令皆然。若君剛強則下之怨謗皆在君。曰：何聚斂之酷。朝則惡衣，內則美服。其他後宮遊戲玩好，不少節而唯令之數。下無乃聚斂以供其費與。

有隱

左右近習之臣。君有問其僚友。對而有隱焉。則君不悅。對而無隱焉。施及他事。則君悅。以爲便然。同僚常相誠。勿密啓焉。故憚同僚重進退者。不復無隱焉。故善於僚友者。不便於君。便於君者。不善於僚友。

解惑

蓋侯家之制。大抵上有執事大夫。下有諸有

司。因各國之舊。以經營政。而侯聞之。以論定。云。是以在下多。謂政令出於大夫。不在於君。惑矣哉。解惑之術。有一於此。進君之所好者。雖遠。臣賞之。有司出於近臣者。小過宥之。夫然後下知君意。是雖權謀不經。政有偏頗。或亦一術乎。任之爲德。古聖人所盡心。教誨也。任不得其人。任無益矣。權之不可以已也。雖然。是殊一恃之權而已。不慎。則將陷於邪慝。

賾厥編附錄終

跋

水載舟。不厚不堪。舟行水。不大則漂。同心同德。惟克永世。誰昔而然。蓋寶鼎一定。風不鳴條。二百有餘年。海內大小諸侯何限。生則逸。其或生則逸。不察

國家之恩澤。不聞小人之勞。祿去公室。政及大夫。不止四五世。弱所由來也。勢為輿。威為策。臣為馬。韓非所以言君者具焉。強之來。或

勢威太過也。而政之寬猛由是偏矣。夫望而
畏之烈之與狎而翫之懦。何唯霄壤。與其失
於寬也。寧猛。子產之語子太叔。蓋有符於
公之志也。斯書所以錄也。

公襲封已來。恆有慨於斯。是以政平人和。舊
染殆新云。以臣觀之。經生爲空談尚矣。豈皆
能履實地而然。比斯書有愧哉。

天保十一年庚子七月臣服元彰拜手撰

